

刀光剑影

民国暗杀纪实

● 程舒伟 刘福祥 著

团结出版社



刀 光 剑 影
民 国 暗 杀 纪 实

程舒伟 刘福祥 著

团 结 出 版 社

刀光剑影

民国暗杀纪实

程舒伟 刘福祥 著

*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89年5月(32开)第一版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40千字 印张:6.625

印数:10,000册

ISBN7—80061—104—3/K·13

定价:2.70元(平)

前 言

中华民国的历史是用血与火写成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是民国史最黑暗的时期，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也是和恐怖、暗杀、法西斯独裁相始终。有人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产生暗杀的土壤，这虽不尽然，但恐怖的政治总是与专制的政权相伴随的。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立即凶相毕露，想用铁血手段扑灭革命势力，把屠刀对准了革命党人，暗杀了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当时有人讲：上海暗杀之风始于袁世凯。蒋介石同袁世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为适应蒋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应运而生，其组织规模庞大，暗杀手段残忍，活动范围广泛，集古今之大成。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先后出现了刺杀吉鸿昌、杨杏佛、闻一多、杨杰等血腥事件。把这些事件揭露出来，有助于人们认识旧中国的黑暗内幕。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暗杀活动随着蒋介石统治的需要，也不断变换主要目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东北，又步步紧逼，把魔爪伸向华北，国难当头之际，国内一些封建余孽、保皇余党、失意政客、下台军阀、党棍，沉渣泛起，蠢蠢欲动，不惜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日本侵略者，以图东山再起，有的公开叛国投敌。这些活动损害了民族利益，也严重地威胁了蒋介石的统治，为蒋所不容，于是出现了刺杀张敬尧、唐有壬、

汪精卫等轰动一时的历史案件。对这些事件的披露，有助于我们客观、真实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及纷纭复杂的中国政情。

我们在编写此书时，对民国史上难以数计的暗杀事件进行了精选，使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事件在当时都引起轰动，甚至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涉及到的人物多数在民国史上名声显赫，举足重轻。并对暗杀这一专制社会的肿瘤做了客观的分析和评述；论述了暗杀活动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及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使人们可能在最典型的状态中认识它。

我们在编写此书时，参阅了各种有关资料及著述，力求史料翔实，叙述生动，使之雅俗共赏。但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诚恳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 1988 年 12 月

目 录

前言

沪宁车站的枪声	(1)
成仁取义,无愧天人	(10)
名将邓铿之死	(16)
革命痛失“钱荷包”	(21)
“小扇子军师”丧命廊坊	(25)
皇姑屯炸车案	(28)
青楼命案真相	(35)
英杰喋血沙子岗	(40)
“狗肉将军”的下场	(45)
亚尔培路血案	(51)
神秘巨商殒命记	(57)
暗杀罗隆基的惊险一幕	(66)
反复无常难得善终	(72)
吉鸿昌将军遇刺始末	(79)
沪杭公路凶杀案	(89)
为报父仇不顾身	(96)
搏浪行动	(102)
民国第一杀手	(109)
以政客崛起因遭嫉身亡	(126)
制裁王克敏的失败	(131)
沪上“古董商”被刺案	(138)
高朗街血案	(143)
兆丰总会枪击案	(156)

枪杀“租界大亨”	(160)
刀劈傅筱庵	(168)
围绕“宁钞”的血案	(175)
毒毙大汉奸	(180)
名教授费巩失踪之谜	(186)
闻一多被刺案	(189)
杨杰将军被刺记	(194)
暗杀李宗仁的阴谋	(199)

沪宁车站的枪声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车站人声鼎沸，挤满了等待乘车的旅客。

10点多钟，国民党代理理事长，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等许多友人的簇拥下来到了车站专设的议员招待所，准备乘11时特别快车前往南京，然后沿津浦路北上，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共商国事。

几个月来宋教仁不辞辛苦，奔走于南北各地，投身于竞选活动。他以渊博的学识，恢宏的气魄和潇洒的风度赢得了选民的信任，从而使国民党在各党派竞选国会议员的角逐中遥遥领先，在国会参众两院取得了半数以上的绝对多数席位，使全党精神为之一振。

这位即将出任责任内阁总理，令各方瞩目的政治新星，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微笑，不时和同事们谈论着选举总统，制订宪法，省长民选等问题。

10点40分，宋教仁掏出怀表看了看说：“火车快到了，我们走吧。”

大家出了招待室走向检票口，此时列车已经吼着进了站。突然众人身后响起了枪声，宋教仁身子一晃，顿时脚步踉跄，几乎倒在检票口前……。

人们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着黑色军衣，身材矮小的人正向

站外狂奔，已消失在夜幕之中。而车站上摆水果摊的两个人也不见了。

站上顿时大乱，警笛长鸣。

“遁初，你怎么啦？”黄兴扶着宋教仁焦急地喊着。

宋教仁气喘吁吁地说：“我中弹了。”从他那微弱的声音和痛苦的表情来看，肯定伤势相当严重。

于右任一面吩咐友人火速报警捉拿凶手，一面把宋教仁扶上了借来的一辆汽车，在暗影笼罩的马路上向沪宁铁路医院疾驶。

沪宁铁路医院。值班护士正摇着电话，请外科大夫前来救治。

宋教仁一只手摸着伤口，一只手拉着于右任，用痛苦、低沉的声音说：

“我痛极了，恐将不起。现有三件事情，奉托于兄。第一，我所有存在南京、北京及东京的书籍，全部替我捐献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本生寒家，老母还在，如果我不幸死了，只好请克强和您几位老友，替我照顾了。第三，对国家的事，各位仍然要积极努力进行，千万勿以我死为念而放弃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为了调合南北两方的关系，费尽了心力，我只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但造谣生事的人不知道原委，每多误会，我虽受些痛苦，也是值得！现在就是因此死了，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医生已经从家里赶来，脸色惨白，浑身血污的宋教仁被送进了手术室急救。

次日，“革命家宋教仁遇刺”的消息，赫然出现在上海各报第一版上。全国震动，民心激愤，学生、军警、工商各界人士几百人，涌向沪宁铁路医院，送去鲜花和礼品，表示自己对这位

民主政治家的爱戴和敬仰之情，并暗暗地为他祈祷，希望能战胜伤痛，恢复健康。

然而宋教仁因伤中要害，已危在旦夕。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国事，希望袁世凯捐弃成见，开诚布公，尊重民权，并向黄兴口授了致袁世凯的电报：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午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启。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致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22日凌晨，宋教仁病情急剧恶化。手脚冰冷，心跳微弱，呼吸急促。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十几个人围在他的床边。欲哭无泪，欲言无声，含悲相对，一室肃然。

4时48分，年仅32岁的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气绝而逝。他死不瞑目，双拳紧握着不肯放开。

直到黄兴把他的眼皮轻轻合上，大家才放声痛哭起来。

噩耗传出，举国悲悼。入殓时，吊唁者不绝于途。伍廷芳、赵凤昌，以及日本社会党领袖北辉次郎、宫崎滔天等均来参加合殓。

叶惠钧当时发表演讲说：“现在，帝政推翻，民国成立，就应当令全国的人，齐心协力，谋政治的改良，期和平的实现。而卑鄙的暗杀，是绝不容许再发生于今天。但没想到有一些只知私利，不顾大局的人，竟使出这种狠毒阴险的手段，杀害象宋

先生这样热爱祖国，倡导共和的政治家，真是丧心病狂极了！这样的人，又怎能让他逍遥法外，不绳于法？”

23日午夜，宋教仁先生的灵柩移往湖南会馆。天下着蒙蒙的小雨，军乐团奏着悲壮的哀乐，旗帜先导，灵位继后。几千执绋送殡的人臂缠黑纱，胸佩白花，默默步行相送。一路上又有许多表年学生、军人、巡警加入了送殡的行列，沿途观看者达万人。从人们那叹息、哀悼、悲愤之情，可以看出宋教仁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

宋教仁字遁初（亦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香冲村。幼年聪颖好学，受到严格的私塾教育。1901年中秀才，1902年以第一名被录取到武昌普通学堂，并以一篇出色的《汉武帝论》答卷，受到知府梁鼎芬的赏识。

1903年7月，黄兴自日本回国。在两湖书院发表演讲，散发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两书，倡导排满革命。年底黄兴以庆祝自己30岁生日为名，邀集在长沙的知识分子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举行秘密会议，成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刘揆一、宋教仁任副会长。从此他正式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

1904年底，宋教仁领导长沙起义失败，为躲避清政府的搜捕，进一步探索真理，来到了日本东京。为加强革命宣传，次年一月与田桐、张步青等发起组织了二十世纪支那社，并以此命名出版杂志，宣传排满革命。仅半年多时间，就成为留学生中有影响的人物。

1905年7月，由程家桢介绍，宋教仁在二十世纪支那社，会见了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组织同盟会的问题上达成默契。8月13日，宋教仁在麹町区富士见楼举行了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参加者1300多人。孙中山登台演

讲,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革命主张,受到留学生们的热烈欢迎。20日午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宋教仁被推选为司法部检事长。《二十世纪支那》也被确定为同盟会的机关报。

1910年底,宋教仁应于右任之邀回到上海,出任《民立报》主笔,以“桃源渔父”和“渔父”为笔名,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政论文章,驳斥清政府的昏聩无能,为中华民族的危亡大声疾呼,成为名重一时的资产阶级政论家。

1911年7月,宋教仁与陈其美、谭人凤等人发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宣布以“推翻满清政府,建设民主立宪政体为主义”,宋教仁当选为总务干事。他大胆提出了“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建立政府,然后北伐”的建议,并确定了先在湖北省城发动,四方各省响应的战略方针。这对辛亥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发表了大量文电,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的革命严守中立,同时大力宣传革命党人推覆满清恶政,目的在于拯救万民出水火,以取得各界人士对武装起义的理解和支持。随后他赴武汉,与孙武等人一起制订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宗教、居住、迁徙、保有财产和营业自由。这个草案是后来《临时约法》的基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为法制院总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夜以继日,努力工作,先后制定出《法制院官职令草案》、《中华民国内务部官职令》、《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为民国初年的法制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职。唐绍仪受命组织第一届内阁，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他抱着建设民国的良好愿望，在参议院宣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提出开垦土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建立农业学校和实验场，给农民发放贷款，力图用十年时间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由于他磊落正派，才能卓著，深受国务总理唐绍仪的信任，第一届内阁有“宋内阁”之称。

然而由于袁世凯奉行专制独裁政策，多次给唐绍仪难堪，唐忍无可忍，被迫宣布辞职。宋教仁也断然谢绝了袁世凯的挽留，挂冠而去。

唐绍仪内阁的流产，使宋教仁痛感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重要。因此积极奔走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力陈求同存异的必要性，以灵活的政治手腕和高超的组织能力，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一个政党国民党，并于8月25日在京举行了成立大会。宋教仁被孙中山委托为代理理事长负实际责任。

宋教仁一跃而成为国内第一大政党的领袖，无疑是继孙中山、黄兴之后又一颗政治新星。这自然引起了猜忌心很强的袁世凯的注意，他先是百般笼络，向宋教仁许愿，表示将请其出任内阁总理。但宋对此不感兴趣，必欲通过堂堂正正的竞选组成纯粹政党内阁。袁世凯一计不成，又再次召见身穿单薄帆布西装的宋教仁，送上价值三千元的貂皮外套，獭皮背心及哈喇尼裤褂一套，以及50万元支票一张。

然而宋教仁南下前夕，竟将50万元支票退回，并附函一封。信中说：

慰公总统钧鉴：绋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物，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

耕读自娱，有钱亦无有用处。原票奉还，伏补鉴厚，知己之报，何以异日。教仁百拜。

当时有人劝宋教仁说，袁世凯的钱是有毒的，用不容易，退也不容易。他一笑置之，随后和田桐、张继前往汉口，进行竞选宣传。

在武汉欢迎国民党国会议员候选人大会上，宋教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民国虽然建立，阻碍进步的势力依然存在。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非继续奋斗不可。具体的途径，就是争取使国民党在国会占有绝对多数。这样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其不敢胡作非为。这用不着避嫌疑，也不必讲客气。

一路上宋教仁不断抨击民国以来政治的腐败和统治者的无能，认为“几无一善状可述”。当时有人提醒他，会有人向北京的袁世凯告状的。宋朗朗回答：“他也不是皇帝，我也不做他的官，怕他做甚。”

这位善良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没有想到，他在竞选中的所有言论表现，都被密探火速报到了袁世凯那里。

袁本来对宋教仁拒受馈赠，不告而辞已深怀不满，“非高官厚禄不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又见其如此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感到是自己实行专制独裁的最大威胁，遂下定除掉宋教仁的决心。经过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密商，把任务交给了国务秘书洪述祖，洪又找到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请其物色具体执行人。

1913年1月上旬，宋教仁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探望年迈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随后带着依依不舍之情上路，投入到为国为民的辛苦奔波之中。

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事的急电。

在此之前，谭人凤曾告诉他，国民党人在京侦知应桂馨领有巨款，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宋教仁说决不相信会发生什么暗杀的事。

在上海临行前，《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拉着他的手说：“先生这一次前往北京，责任重大。外间传说有些人将对先生不利，您还是要小心防备。”

“感谢您的关心”，宋教仁说：“不会有问题的。我这次北行的目的，主要在调和南北，统一中国，堂堂正正的不会有事。而且光天化日之下，岂容有这种卑劣残忍的手段？我以为异党及官僚，都未必敢采取这种行动。只是一种谣言罢了。即使不是谣言，对我很危险，但为着国家，也当去做。我又怎能轻易放下我的责任？”

显然，在袁世凯这样阴险毒辣的人面前，宋教仁显得太天真了。

宋教仁遇刺后，袁世凯又假惺惺地致电慰问。说：“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清纪何存？”同时令江苏都督，民政长等重悬赏格，缉凶归案。国民党人黄兴、陈其美，也致电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请其速侦此案，并悬赏一万元。

卜罗斯也被宋教仁出殡之日的悲壮场面所感动，决心弄个水落石出。经多方查询，终于在清河街迎春坊一个妓女的房间里，将凶手武士英捉拿归案。

搜查凶犯住所，找到了其与国务秘书洪述祖和国务总理赵秉钧来往的秘密函电。宋案真相终于大白：国务总理赵秉钧是阴谋的策划人，洪述祖是中间的联络者，应桂馨是执行者，武士英是被雇用的凶手。

真正的幕后主使人，是大总统袁世凯！

4月26日,《民立报》将宋案真相披露于国人,中外人士激愤不已,纷纷要求惩办元凶。

袁世凯图穷匕首见,派人毒死赵秉钧灭口,又迁入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居住。随后便动用北洋军阀的武力,公开镇压革命党人,导致“二次革命”的爆发。

显然宋教仁被刺案,对民国初年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遭受重大挫折的标志,而且是袁世凯撕下伪装,公开走向独裁专制的开始。

成仁取义，无愧天人

在浙江湖州风景秀丽的岷山南麓，碧浪湖畔，有一座雄伟壮观的公墓。墓的正面刻有“气壮山河”四个大字，墓前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有孙中山先生手书的“陈公英士之墓”六个遒劲的大字。四周遍刻革命党人的谀文，记载着陈其美面对专制统治，“生不畏死，死不畏生”的精神和他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业绩。

陈其美，字英士，号无为。1878年1月17日出生于浙江吴兴一个商人家庭。兄弟三人中英士居中。按照父母“大小两儿从学，次子经商”的安排，他15岁进入石门县城崇福镇善长当铺当学徒，以勤恳好学得到师徒的敬重。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他义愤填膺，当即给在日本留学的弟弟写信，希望其努力攻读、立志报国雪耻。

在善长当铺，陈英士当了12年的学徒。27岁又来到上海，进同康泰丝栈当助理会计。他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利用上海文化发达的有利条件，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很快补上了少小学荒的一课。又通过与一些反清志士的接触，逐渐萌发了革命思想。

1905年陈其美参加邹容纪念塔落成典礼，深受震动，“决计抛弃商业生活，愿出洋留学”，并于这年夏天东渡日本，先入警监学校攻读政法，后入东斌学校学军事，并与徐锡麟、秋瑾等革命者相识。1906年冬，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